

在我家乡

屋檐上的瓦缝间长着一种植物。

样子像松果，形状像火苗，古语叫瓦花，又叫向天草。

越长出来能吃，味道酸酸的，甜甜的。

我们当雄人把它叫做风车馍馍。

花瓦

邢庆仁 著



南京美術出版社

花瓦

邢庆仁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瓦 / 邢庆仁绘.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62-3676-9

I. 花… II. 邢…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9389号

责任编辑: 徐 凯

责任技编: 许伟群

花瓦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
印 数: 1-1000册

ISBN 978-7-5362-3676-9

定 价: 60.00元

序

贾平凹

这本画册里的画是瓦上的画。

瓦是建筑材料，它覆盖在屋顶上时间长了就会生出一种草叫瓦松。庆仁最早想把画册定名《瓦松》，我觉得不妥，瓦松能是松吗？关中农村人蒸馍时用面团捏出各种造型，这种馍称作花馍，那在瓦上画了画，咱就叫为《花瓦》吧。

前些年我们一块去走丝绸之路，在嘉峪关看到了一批墓砖，墓砖上画满了画。那些画或许是古人实用性的作品，内容极其世俗，或许作者也不是专门的画师，笔法极其随意，但内容的世俗使我们感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亲切，笔法的随意又让我们领悟了中国画的最根本的一些要素。

庆仁的花瓦是受墓砖的启示吗？

其实庆仁早就有随手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画画的嗜好。比如他曾经在旧信封上包装盒上画过相当多的画，又在木版上画过一大批画。有人可惜过，说：凭你现在的名气，你画在纸上不是可以卖钱吗？但他依然随兴趣去画，当他在一家陶艺厂看见了朴素而大气的瓦页，就又拉回一半来画，画得屋子里到处都是这种瓦。

当下的职业画家大多都经过严格的学院教育又身处于混乱的商品浪潮中，他们一方面眼盯着各类大赛，一方面又热

裹着市场，而要参加大赛就得画题材正经的又尺寸特别大的作品，至于卖画又极其敷衍潦草。庆仁当然免不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但他总算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在这两个方面太浪费他的才华。我接触了他多年，让我感兴趣和感动的是他那永不安份的灵魂，总在调整自己的思维，尽力去寻找和画出属于他自己的画。

为了寻找和画出属于他自己的画，他将毕加索和齐白石的画像悬挂于画室，让大师能时时注视着自己，逼退浮躁和功利的心猿意马。他读大量的书，游历更多的地方，养心培气积蓄力量。他宽松自己心灵，不再为一些教条束缚自己又不再看自己的作品就是金钱，但凡有了想法有了冲动就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画起来。这类作品都是不能去参赛评奖的或出手卖钱的，但基于长期思考后的放松，得于心应于手，这一类的作品艺术性却往往很高。

不论是在旧信封上包装盒上木版上的画还是这批瓦页上的画，一般人或许不大重视，但我之所以鼓动他出版这本册集，我想，当眼下浮躁和混乱的风气过去之后，这批画将显出他的价值和意义。

2007年3月



【作品.2】



焕 古

一个人靠在沙发里舒服得很。腿脚可以胡乱地摆放。可以脱掉鞋子，可以放得性感些。来一杯清茶或是咖啡。这个样子很像巴尔蒂斯的画。即便是一只猫。

巴氏画里的女人总是躺卧着，脚穿红鞋，手里捧着书。自己也坐在一旁，他把女人画得很那个。特别是熟睡中的女人，弥漫在唐宋传奇里，那种手势让人猜不出女人想要什么。屋子里有花，也有镜子，但肯定是不需要衣服的，那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呀。是安慰她的身体，比如手，如果吻了手背她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她会怀孕吗？这不是白日梦吧。

生活里我真的听人说过，有一个女人是被别人亲过手背以后就怀孕的事情，而且我见过。她那天盘腿坐在一片紫色里，窗前摆一幅极富线条的女性雕塑，身上的白裙子是她涂的，怎么看都像是一条鱼，她的手背上染了三道颜色，品红、品黄、品蓝，纯正的民间色彩。







我昨晚梦见和你在路上走没讲一句话，
遇到十字路口你向前回头了，我还听一
个认识的女人唱歌。梦醒感到奇怪。
此刻我在整理房间。 06.1.25

1 李然.11



【作品A】



白龙村

白龙村的一天里下过三阵子白雨，每过一场雨都遍地阳光，人都不知从哪钻出来的，一副小心的样子。沿路走着的抱娃的媳妇，光着膀子的男人，小姑娘拽起裙子的边角，望着外乡人吆喝自制的淋浴器。

白龙村的大门在白日里都大开着，院子里种着各种花树和果树，一户温姓人家的后院长满了密实的竹子，叶子上还挂着水珠。但竹下有烂泥臭水，人是无法走近的，加之有热乎乎的牲畜散发出来的腥味和蚊虫扑面而来。

白龙村的村头就是一个舞台。有扛锄头下地的，有从地里回来的，还有给自行车打气的。老汉蹲在门口吃烟，老伴在一旁剥葱，两个人说着话，声音传得很远。听说雨后人的声音传得越远就预示着后面还有更大的雨水天气。从一旁走过的年轻人说，老人是耳笨了，声音才会大的。

老人说话的内容都是从前的人和从前的事。





《作品二》

